

名哲言行录

(希汉对照本)

第欧根尼·拉尔修 著

徐开来 溥林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哲言行录:古希腊文、汉文对照/拉尔修 著;徐开来,
溥林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

(西方古典文丛)

ISBN 978 - 7 - 5633 - 9336 - 7

I. 名… II. ①拉…②徐…③溥… III. 哲学家—生平事
迹—古希腊—古希腊语、汉语 IV. 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6392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策划编辑:吴晓妮

责任编辑:吴晓妮

封面设计:刘 凇 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35.25 字数:800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优秀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委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社,陆续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译者前言

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阅读本书,也为了向大家(尤其是有关的专家同人)交代一些作为译者应该交代的问题,在此特写下译者前言。我们的这个前言,简单地谈谈以下三个问题。

一、本书原著的价值和特点

该书的最大学术价值,在于它作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对于希腊哲学、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乃至对于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化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归于第欧根尼·拉尔修名下的这本西方古典名著,产生于公元3世纪的上半叶。正如洛布古典丛书希—英对照本的英译者 Robert Drew Hicks 在其“导论”中所说,“该书致力于叙述主要的希腊思想家,并以这种方式展开希腊思辨思想的进程。以前有许多著作书写过这一主题,但由于命运无常,只有这一本保存了下来”。虽然如学界早就定论的,该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缺点(例如,作者断言的某些年代关系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作者“据说”的某些人物的师生关系不应该成立;作者对于手头拥有的资料有不加区分地直接引用或间接转述的倾向,缺乏对其真实性和权威性的认定;作者对于各位传主的重视程度和介绍的篇幅长度,不是完全根据他们在希腊

哲学发展史上的实际贡献和历史地位来定,有些仅凭自己的个人兴趣或手头占有的资料多少决定;等等),但瑕不掩瑜。由于该书是全面、系统记述希腊哲人思想和生平(在全书的十卷中,仅专门辟出整章或整卷予以介绍的就有 82 位哲人,如果加上并入其他人物附带介绍的,多达近百位)的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著作,所以,在它问世以来的 1800 年左右的时间中,一直受到西方乃至后来的全世界学界的重视,传抄、考证、研究、翻译和引用它的各种论著不计其数。正如英译者 Hicks 所说:“在 15 世纪时,由于学问的复兴和印刷术的发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作出现了一种由安布罗修斯翻译的拉丁文译本;半个世纪后,其希腊原本在巴塞尔付印。我们的著作家变得流行起来,并获得了比其应得更多的权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学者,无论他属于世界上哪个国家,也无论他使用哪种语言,只要他写的东西是真正深入研究希腊哲学的著作,就很少有不引用该书的。仅以我国学术界的情形为例,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国内哲学界在希腊哲学原著选编和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几部著作,如苗力田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等四位先生撰写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计划出四卷,已经出版三卷,只差晚期希腊和罗马部分了),姚介厚先生撰著的《西方哲学史》(全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集体编写,叶秀山、王树人两位先生任总主编)第二卷《古希腊罗马哲学》(上下册),杨适先生撰写的《古希腊哲学探本》等,无一不将该书作为重要史料。

该书具有的其他思想或学术价值,我们不再一一单独论述,准备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从概括该书的主要特点的角度给予反映。

透过第欧根尼·拉尔修在总共十卷、八十二章、三十余万字(这

里指的当然只能是翻译成中文的字数)的种种记述,我们完全可以概括出该书的一些主要特点。我们认为,该书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有以下三个。

其一,从性质上看,该书不完全是个人独立创作的作品,而更多的是转述性或引用性的资料汇编。

英译者 Hicks 说:“显然,他不是根据个人的知识,也不是源于事件的性质来写作,而是在借用、抄写,在做摘录和引用。”据统计,该书先后引用了几十位著作家的作品(对于其中十多位作家的东西,曾经反复多次地参考或引用),仅转述或直接引用的文献资料就多达两百多处。

我们认为,这个特点,也正是该书的一大优点。毫无疑问,正因为第欧根尼·拉尔修自己不是一位哲学家(关于他的具体身份和生平活动,学术界一无所知,甚至他出生的年份和地点,我们都不清楚),没有个人基于哲学立场的强烈好恶和主观取舍倾向(众所周知,这样的情形在哲学史和其他学科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譬如黑格尔、罗素等人),所以,在写作此书时,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中立立场来转述或引用他人的资料,不会过多夹杂个人的东西。正因如此,对于后世的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来说,该书的记述才更为可信,也才更有史料价值。

其二,从内容上看,该书的风格偏重于文学描述,而不是哲学论述。

无论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的介绍(这占了该书的多数篇幅),还是对于本来就不是哲学家的其他人物的叙述(集中在对所谓希腊“七贤”的介绍上),作者的偏重都放在了四个方面,即传主的生平活动、轶闻趣事、名言警句、关系传承上,对于他们的哲学思想,作者兴趣不大,所以就反映得不多。综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除柏

拉图和伊壁鸠鲁(他对伊壁鸠鲁的重视超乎寻常,使之不仅像柏拉图一样,享受了一个人独占一卷的殊荣,而且在其所占的篇幅上,还超过了柏拉图近 1/3。不过,也多亏了他的这种偏爱,才无意中为后世研究伊壁鸠鲁留下了最为珍贵、最为权威的历史资料)之外,他对绝大多数哲学家的哲学观点都叙述较少(即使对于后人公认的希腊哲学集大成者的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

我们认为,该书的这个特点,对于后世的哲学研究者来说,确实算一个缺点。但反过来看,这个特点却有着极易被人忽视的重要意义,即,它为我们研究希腊哲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另一幅宝贵图景——他们作为人的原态情状,甚至家长里短。例如,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既潇洒豪迈又勇敢无畏的苏格拉底,却既怕老婆([2. 36—37]),又很会赚钱,“他把本金投资出去,把利息一点点积累起来,花光利息后,又放出本金”([2. 20])。再如,在哲学上极力否认感觉事物实在性,鼓吹理念世界的柏拉图,在生活中却非常迷恋感官幸福,不仅有一个情妇,还先后爱上了几位同性青年阿斯特尔、狄翁、阿勒克西斯和斐德罗,给他们写下了多首激情澎湃的情诗。([3. 29—31])柏拉图那位酷爱真理、勤奋务实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由于先天条件不是很好,“讲话口齿不是太利索”,还“腿脚干瘦,眼睛细小”,于是就“在衣着、指环和发式方面比较讲究”([5. 1])。这样的生动例子还能够举出很多。它们至少可以使我们明白:那些执著于理性思辨的爱智之士,并非只在思维王国里绕概念圈子而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神仙,也是生活于感觉世界的凡夫俗子。

其三,从结构上看,该书的结构方式和叙述顺序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

一般的历史著作或传记作品,其叙述的顺序标准往往是历时性的,即以时间先后为标准依次展开。全景式的著作,多采取时空交

义、以时为主的标准,或再加进主题性标准。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这部著作,很难用某种单一的标准来总结其叙述的顺序。从总体看,可以把它的结构方式和顺序标准概括为两句话,即,以学派师承为主线,以雅典地区为中心。在这两条原则之下,再考虑时间的先后和地域的分布。该书的十卷中,除第一卷外,其余九卷都首先是学派性的,或者纵向介绍一个学派及其源流,或者集中讨论某一学派的创始人。应该承认,他的这种结构方式是合理的,因为要给近一百位哲人作传,并从中反映出希腊哲学的发展进程,学派和师承关系理应放在首位,而在古代,师承或学派往往与地域分布关系密切(不少学派本身就是以地名命名的),相比之下,时间先后就不是最重要的了。至于以雅典为中心,就更是不言而喻,因为雅典不仅在很长时间内是该书所论时段范围整个希腊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还是后来新的思想文化中心——亚历山大里亚的发源地。

二、对本书翻译有关问题的说明

在简述了本书原著的重要价值和主要特点之后,现在,我们就本书的翻译问题作两点说明。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翻译这部著作?

原因有二。一是基于前述的该书不可替代的思想学术价值,二是基于该书在国内学术界的翻译状况。

虽然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这部名著在西方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但在2003年以前,中国一直没有出版过完整的汉译本,只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和《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主要根据德国、英国等近现代西方语言的译本)和苗力田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前苏格拉底部分主要根据英国KRS本的希腊文,其余部分主要根据洛布本有关著作的希腊文)

中,有一些章节的片断选译。

2003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永翔、赵玉兰、祝和军、张志华等人根据英译本合译的该书中文全译本(书名也为“名哲言行录”)。毫无疑问,这个中文全译本(以下简称吉林本)的出版,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因为它毕竟是汉语学界第一个全译本,有助于一般读者全面地了解该书的内容,进而了解希腊哲人们的一些生平和思想,也可以为国内希腊思想研究者在著书立说时参考。而且,该书的四位译者,尤其是作为主译的马永翔先生,也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我们在近几年的教学、科研活动中,也曾多次参考过这个译本。但坦率地讲,正是在对吉林本的参考阅读过程中,我们才发现了一些理解和翻译上的问题,也才最终促使我们接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盛情邀约,并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下决心依据希腊原文,重新翻译该书。

概括而言,吉林本存在的主要缺陷是:

第一,由于是以洛布古典丛书的英译文为依据来翻译的(从吉林本的有关内容看,译者们似乎完全不懂希腊文),而英译者在翻译希腊文时,很多地方不是直译,而是意译(这在翻译工作中,是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不仅在内容上有增删,原作者的语言风格也损减不少。吉林本在英译汉时,已是第二次转译,不可避免地完全跟着英译文走,致使不少地方与原文相去甚远,原著中的幽默俏皮(个别地方甚至有些粗俗)风格基本失去,有些内容甚至使中文读者搞不清楚意思。

第二,吉林本有四位译者,英语水平和翻译水平参差不齐,虽经主译者修改统稿,但错译等现象依然存在,客观上给中文读者传递了错误信息。由于篇幅所限等原因,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就相关译文进行对比。如果哪些读者朋友有兴趣,完全可以把两个译本进行对

照阅读,是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差别的。

第三,吉林本对英译本的所有脚注,都力图保留并译成中文。这种做法本来是好的,但由于这些英文脚注不少是文献出处性的和原文考释性的,知识含量相当高,且涉及面比较广,中译者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地方没能译出其书名(有的时候连人名也没译出),更译不出其中的希腊文,只能照英译本抄过来,不仅有违帮助读者拓展知识的初衷,还排错了一些希腊文(可能是由于中文排版的技术原因)。

第四,大凡西方的古典名著,都有被学界公认的标准本(例如,柏拉图著作的标准本是斯特方本,亚里士多德的是贝克尔本)页码,无论一部名著被译成何种语言,都要严格标出这统一的页码,以便查阅。这是学术界通行的一个惯例。但吉林本在标注这一重要页码时,过于笼统(全部用2—4、6—8等包含内容过宽的模糊字眼),没有具体地一一标出,起不到准确的索引作用。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才本着繁荣中国学术,对广大读者负责的精神,不揣冒昧,甘守寂寞,重新翻译了该书。

其次,我们的这个译本具有哪些特点?

我们自己认为,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个新译本,从总体上看,具有以下五个主要的特点(或许也可以说成是优点)。

其一,译文所依原文的权威性。在排印希汉对照本时,我们所用的希腊原文取自“希腊语文文献大全”(The 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简称TLG),而该文献大全中《名哲言行录》的希腊原文是牛津古典本(*Diogenes Laertii Vitae Philosophorum. Oxford Classical Texts, Oxford: Clarendon, 1964*)中的希腊原文。我们在翻译时则同时参考了牛津古典本和洛布古典丛书本(*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Diogenes Laertiu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938*)。这两个版本的希腊原文,是学术界多数专家公认最具有权

威性的。在两个版本有差别的地方,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了取舍,并大多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其二,翻译风格的质朴性。如何翻译西方经典名著,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严复先生曾提出过“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听上去极其理想,但真正做起来,却往往很难实现,尤其是对古代哲学名著的翻译。因为要真实可“信”、词能“达”意,就很不容易“雅”致华丽,相反,如果要追求字面的文“雅”漂亮,则一不小心就会词不“达意”,甚至失去“信”度。所以,苗力田先生在主持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时,提出了“确切、简洁、清通可读”(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序”,第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的八字方针。我们在翻译本书时,主要依据苗先生的主张,遵循“忠实原著,清通可读”的原则。具体而言,我们力争做到:一是尽量直译而不随便意译,只有在不得已时,才添加必要的词句和改变原来的句式;二是极力保持原文的古朴风格,不随意修饰;三是基本按照原文的版式排列,连诗文的行数也保持一致。

其三,两种语言的对照。对于古典名著,西方学术界历来重视出版两种语言的对照本,希—拉、希—英、希—德、拉—英、拉—德、拉—法等各种版本很多。这样做,既反映了他们对待传统经典作品的严肃性,也有利于学界的研究和对比,同时,更是对译者的一种严格要求(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一位懂得原文的读者,都随时可以对译文的质量等问题提出批评)。但在我国,据我们所知,全本的经典哲学名著的翻译只出版过极少数的对照本。为了表达希望学界同人对我们的译文品头评足的真诚意愿,我们的这个译本,采用了希—汉对照本的形式。虽然这样做,给我们自己和出版社增加了许多困难,但利害相较,我们认为还是值得的。

其四,译本注释的务实性。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阅读此书,我

们这个译本,对有关内容作了不少注释(多数是我们自己作的,少量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这些注释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古代的人名、地名、货币重量单位等专门性质的知识;二是传主和书中涉及的其他有关人物、事件等的年代;三是一些希腊词语的解释。我们作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务实。所谓“务实”,指在决定注什么不注什么时,以读者能更好阅读有关内容并有助于研究性读者延伸阅读为标准,为其提供便利。

其五,标准页码标注的准确性。对于古典名著的标准页码,国内外学界的通行做法是标注在译本每页对应内容的旁边,故称为“边码”。这种做法固然合理,但有时准确性却不强。因为原文与译文在字数和行数上不可能完全对应,所以,经常会出现错行的情况(如果考虑到打字排印时的差错,就更易错行了)。为了保证标准页码标注的准确性,彻底杜绝错行的可能性,我们的译本,采取了把标准页码标注在文中的办法,并用方括号括出。例如,[2. 18]指的是第二卷第 18 节。

基于上述五点,我们自信,至少从总体上看,我们这个译本的质量应该是可信的(当然,真正拥有评价权利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广大读者,和历史)。相信它的出版,能为中国的希腊哲学、思想史以及西方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比较权威的、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

三、本书参考的主要文献

在我们的翻译过程中,曾经先后参考过各种不同版本的原著、词典性工具书和学术研究专著。在此,特别要对这些著作的作者和译者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意,感谢您们的辛勤劳动成果为我们提供的帮助!

下面,我们分类列出这些文献。

1. 翻译依据的原著

Diogenis Laertii Vitae Philosophorum. Oxford Classical Texts, Oxford: Clarendon, 1964.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Diogenes Laertiu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938.

2. 翻译参考的中文译著

《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3. 翻译参考的工具书

A Greek-English Lexicon, compiled by 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3.

A Latin Dictionary,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80.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Edited by 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Simon Blackbur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ward Crai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罗念生、水建馥编,商务印书馆,2004。

《拉丁语汉语词典》,谢大任主编,商务印书馆,1988。

《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商务印书馆,2001。

《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人民出版社，2001。

《神话辞典》，[苏联] M. H. 鲍特文尼克等编著，黄鸿森、温乃铨译，商务印书馆，1985。

《英汉辞海》(上、下)，王同亿主编译，国防工业出版社，1988。

4. 翻译参考的学术专著

《希腊哲学史》(第一、二、三卷)，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著，人民出版社，1988、1993、2003。

《古希腊传说和神话》，库恩著，秋枫、佩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在前言的最后，简要说明一下我们两位译者的分工。有关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依据什么版本、采取什么风格、人名与地名如何翻译、注释的原则和方式等等，是我们经过多次共同商量后确定下来的。第1—5卷的翻译、译者前言和后记的撰写，由徐开来负责；第6—10卷的翻译、全书译名的统一及总译名表的制定，由溥林(熊林)负责。初稿完成后，彼此互校。

译 者

2010年1月

第一卷

3 / 序言

ΠΡΟΟΙΜΙΟΝ

21 / 第一章 泰勒斯

ΘΑΛΗΣ

45 / 第二章 梭伦

ΣΟΛΩΝ

67 / 第三章 喀隆

ΧΙΛΩΝ

73 / 第四章 皮塔科斯

ΠΙΤΤΑΚΟΣ

83 / 第五章 彼亚斯

ΒΙΑΣ

91 / 第六章 克勒俄布洛斯

ΚΛΕΟΒΟΥΛΟΣ

97 / 第七章 佩里昂德洛斯

ΠΕΡΙΑΝΔΡΟΣ

105 / 第八章 阿那卡尔西斯

ΑΝΑΧΑΡΣΙΣ

111 / 第九章 密松

ΜΥΣΩΝ

115 / 第十章 厄皮美尼德斯

ΕΠΙΜΕΝΙΔΗΣ

123 / 第十一章 斐瑞居德斯

ΦΕΡΕΚΥΔΗΣ

第二卷

131 / 第一章 阿那克西曼德

ΑΝΑΞΙΜΑΝΔΡΟΣ

133 / 第二章 阿那克西美尼

ΑΝΑΞΙΜΕΝΗΣ

137 / 第三章 阿那克萨戈拉

ΑΝΑΞΑΓΟΡΑΣ

147 / 第四章 阿尔刻拉俄斯

ΑΡΧΕΛΑΟΣ

151 / 第五章 苏格拉底

ΣΩΚΡΑΤΗΣ

179 / 第六章 克塞诺丰

ΞΕΝΟΦΩΝ

191 / 第七章 埃斯基涅斯

ΑΙΣΧΙΝΗΣ

197 / 第八章 阿里斯提珀斯

ΑΡΙΣΤΙΠΠΟΣ

227 / 第九章 斐多

ΦΑΙΔΩΝ

229 / 第十章 欧几里德斯

ΕΥΚΛΕΙΔΗΣ

237 / 第十一章 斯提尔朋

ΣΤΙΛΠΩΝ

245 / 第十二章 克力同

ΚΡΙΤΩΝ

247 / 第十三章 西蒙

ΣΙΜΩΝ

249 / 第十四章 格劳孔

ΓΛΑΥΚΩΝ

251 / 第十五章 西米阿斯

ΣΙΜΜΙΑΣ

253 / 第十六章 克贝斯

ΚΕΒΗΣ

255 / 第十七章 墨涅德谟斯

ΜΕΝΕΔΗΜΟΣ

第三卷

271 / 柏拉图

ΠΛΑΤΩΝ